



09962

李季重五品稿



文稿

濟北李若訥李重甫者

記

公孝與又次齋記

東蒙公孝與氏過濟之犁丘其遊方困躡齋擔簦褐而懷玉然孝與中駟已足以屈人上駟執瞿瞿自引謂蒙山結構以又次題齋也孝與若安于困知之顯侗者斯亦自狹小手世人高詡惟見其上自命知也未忖其知安隸也余忖度之或且困而不知厄于險而不圖者何以言知知如水火暱而忘之不甚渴不知水不甚寒不知火天下噓吸于水火中而必待渴與寒始覺紛紛籍籍不為又次者鮮矣醜又次之名惟以知自馥而不以困自浣是人情第有水與火無渴與寒也夸父而笑涓滴膝六而笑釜甑有燥濕兩斃耳故人知水火之至急而渴者倍為變而適得其常也本自常耳待變而知所以為又次也乃若知天下之大常者世界無坦無熾信心信足而已常知不可謂非聰明不可謂聰明聰附于耳浸假而三

明附于目浸假而四多方駢贅自肌自膚之疴痺且
情之也聰明非知也世以聰明致困者不乏困而益
無所用聰明者不乏然則博聞強記綺語穎思皆隔
于知水而煎熬反致其渴火而簸颺反至于寒煎熬
簸颺固以聰明用水火而竭者也水火既竭而轉見
水火之切于一用聰明既竭而轉見聰明之根于一
實博聞強記綺語穎思乃居然不及由困之知耳不
為又次者復幾何人執孝與之遊良困方且曰吾渴
在吻而乃思沈瀟吾寒在肌而乃思蕭丘吾固困矣
吾知安在乃困知如此其難也夫困義亦有二困于
世路之荆棘而能覺其困不能覺其知困于人心之
紆縷而不以窮自揣以闕自跡者非人耶聖人之于
人也如愛佛子也廣為摩娑廣為爬抉迂中而有徑
昧中而有明死中而有生困知又次推而進之也乃
以為狹小不居豈其未紆于心但紆于遇乎向所云
沈瀟蕭丘之思矣孝與見困知之難故又次為非狹
小其居也

足以一第盡家大夫執時以甲次當注邑令會有鄉
舉主為通政欲家大夫就其邑而其人江陵私人也
家大夫不應通政深銜之關中直指使者奏隴西邊
邑刁敝犷悍多逋賦需南首雋材乃治通政口風銓
部陽譽陰陷銓部竟注隴西時太夫人逾八袞隴距
齊三千里餘遠不能將家大夫燒燭草疏頗易一廣
文官入以旨甘出從其事乎而當事者以既命之不
可家大夫乃留其家以單車往同籍友咸慰贈以有
韻之言鏘然行李粵人黃公有句云路似王尊阪官
慚子厚州時傳為實錄焉初抵隴西其政主于清公
肅愛凜凜以三尺為著蔡有猾胥素舞文而桀撲治
之不貸直指用吾趙公入關即聞而賢之為政數月
出條教俾邑童白皆得言政吾將攬收為藥石童白
感其意輒縷縷方言以狎使君使君解頤聽之不色
厭邊民租逋者多逃山谷中鈎致嚴而有法民不苦
苛異時賦完不及十一乃完其八邑當郡首政芬如
蠟矻矻搢搢不病瓊邊人以麥豆為糲糲携在肩輿
中口啖而手揮之竟日案牘不滯也治隴凡三年賦

區一邑一令而策功名第取其有補于己之不足而已功不竟而以勞補名不完而以實補其心如學匠者引繩和墨一無越思可以施力不憚鞞鞞即窒隙塞瑕好見其能而喜効其用矣凡營構之補良工斯羨于巧傾圮之補凡工亦循于拙思小補者捐捐不如思大補者休休補有過者綴綴不如補無過者朗朗第惟思補之心亦功名所不斥也且俗流靡敝所艷為吏治多以彌縫為有補有補云無功僑功無名僑名托處暫安交臂而去此則堂敝不葺姑壘以為觀未之思也及其棟宇傾圮號呼後矣故中鄉之堂仕人蘧廬焉余實僑于官安見不僑于政倘思之思之畢一令以往而不能為此無補也亦庶幾在堂之職思者也

內鄉李太史公建柰園寺記

中鄉文獻之宗則推太史公子田氏太史公文心獨秀其於技雕龍也而禪心獨遠其於道洗衆也歸休之暇建柰園寺于城隅余一再至其境清踈縹緲安所得一片化城區而近狎人間世乎居嘗以太史公

為詩瀟灑靚遠似取精于王右丞乃其好禪皈依又
似近之千古上下則吾以二人為耦而攷其實不盡
然也右丞好禪似屬浮慕祇聞其斷葷屏室至于捨
宅為寺此遂為禪乎且鬱輪袍一詞借岐王以薦京
兆祿山之變以凝碧池頭之句自解脫焉然後見右
丞特文士耳其所謂夙世詞客前身畫師者殆其自
寫之真宛爾眉目乃如來法門彼固未闕其藩何以
遽談其興哉太史公天性高介無一毫乾斷之習必
年遊玉堂步鈴閣翩然若仙一請而不復返由邑丞
郡佐迴翔南曹甫得學使却拂衣以去公之不綴世
網不羸名繯右丞倘使同時當有逡巡割席者矣歸
田纔四十道遙登覽無不極其天際真人之想而柰
園亦時時布金烏柰園成于幽僻不必指宅太史公
夙負張緒之姿歌舞且不廢不必斷葷屏室然而宦
不染家不奢人不忤即稱之戒定居士可也又太史
公之言曰世之士大夫目未涉維摩楞嚴之全輒慕
禪津津以非我輩不知矣從而和之者又復津津不
置也禪何容易真以為戲耶嗚呼斯言至言也右丞

詩集吟咏佛諦胷中足具大藏彼非士大夫之慕禪者而其人非也收無上之真解建無涯之利益不墮碎支取證聖果其惟太史公脩然者哉太史公遽于禪且以言語文字為綺語障而將剷除之乃其不廢文者勿亦以因果所係故自受明成之報也抑非右丞沾沾詞客自位置矣故太史公之文采伯仲右丞其禪理則艾蕭也余獨疑佛氏已空萬緣奚取招提色相以為莊嚴瓔珠金絡以為妙好泥而不悟遂使梁武溺于蕭寺沙門雖浮屠百丈安所用之以此證据不獨右丞捨宅尚為痴綠太史公柰園之刹亦菩提駢贅乎聊取祇林之義以萃芑芻依檀越則柰園一區當劫為因或取無漏即刹中一盂一鉢結為菴羅之應亦勝事也夫菴羅不必為相柰園不必為業太史公一味禪悅且以曹溪之汗洒于淨地而又奚疑于蕭寺浮屠矣

原中丞祠記

祀典所紀有勞于民則祀煌煌俎豆歷代不乏即豫南之祀宇蓋有自古峙建昭報偉功者而功或不必

為德也中丞原公厥祠伏臘乃本朝所肇又自朝議
起典制倍重則試攷原公勛業在豫者安原公建牙
于鄆而尸祝于豫今日瞻拜遺像者豫之居民昔日
桔据大勞者鄆之流民故鄆與豫為車轂幅非風馬
牛也方其撫鄆舉荆襄宛鄧流逋而至者挽萑符為
戶口消矛刃為犁犢宴然至今已逾六朝陽秋互易
而豫南中鄉俎豆如新手此其功詎止有勞耶竊謂
人臣平草昧之寇盜功十平中朝之寇盜功百草昧
寇盜為吾敵中朝寇盜為吾民也敵在于前視兵力
若何耳雲扞于帷幄霆發于矢石芟夷掃蕩時為功
藉民既處我宇下挺而走險德則人否則鹿惟承平
之濯沐不及斯與僻之盤結不時誅之豈勝誅而且
嗣起為安而鎮之功為時藉當其既平之後思草昧
者河山洗滌煥然流峙非一二元勛疇使我去荆棘
而徑術耶威力所貽改面與加額者半也精神聳伏
感機尚淺國初鄆寧河之犁穴鄆中是也思承平者
隰畛相聯鷄犬咸狎民至老死不見兵革漁樵偶語
一及撫寧故事猶且纒纒其德至于泣下感機之深

肺腑骨髓不減雲仍念其鼻祖為中朝原中丞之輯
亂卽中是也攷中丞輯亂顛末卽中寇熾半雜宛中
流逋中鄉萬山之衆亡命嘯聚其內者亦十之一二
中丞處置得宜或返中鄉故里或卽卽中僑寓遊金
之鱗翻成池沼種物可潛可飛耳此所謂搏旋之妙
殆如昔人造新豐者舊豐黃白各識其家也襄陽雍
州又不足侈而中鄉烏得不尸祝以功哉且原公撫
鄖開設府衛控制三隅其事類羊叔子鎮晉吳之交
而襄鄖地復相屬吳人思羊公德厚望峴首碑輒隨
淚去宛人思原公德厚以祠宇為峴碑上下千古原
公蓋羊公伯仲也而原公之功在世與羊公之德在
國者倍鉅夫原公以功為德耶余履中鄉拜公祠像
宛如在公帷幕因中鄉人士誦說而記之庶幾過者
一字一淚非一字一絹以炫燿耳

陵邑關壯繆侯祠記

平原厭次之介有勾盤古河遺跡居民依河為家歲
成醮祭靡有關侯故事也關侯生于晉沒于蜀勾盤
之人無取伏臘為祠宇崇宏屹于河畔則居人相詫

相聞有倣詭之譚以為關侯曾托靈于居人之木樸者發响示指河畔町腫地可以俎豆余居人皆目睹其異競與捐金剞構至神速也李子往來其區亦聞居人之聞而不疑居人之疑且曰神豈若爾瑣詭耶將舉齊諧之言以記搜神耶齊諧近怪搜神近僻烏取此洗洋也跡居人所傳說頗類應氏之誌風俗烏夫丘里猥瑣輶軒不能詳黎氓錯雜方言不能據申生示夢伯有見厲聖人置之不論而時時露于稗史勿亦傳聞者遂為故實而應氏取為濫觴之奇今茲又應氏之濫觴耶過而存之存其疑可也然關侯靈爽世莫不聞之而驚彼居人偶有異且相疑其異古人所謂乃疑于神者益疑益神乎神之為道智者安其理愚者詫其變黠者斥其幻而悚其似以若托靈于居人其事殆如山魃木魅悠謬不可訓而變也似也即知亦不能為愚與黠鮮矣余非智者也則聽其自疑耳夫關侯要自有生死大誼灼灼耳目胡不徵信而徵疑為漢志具在其稱關侯從先主有磊落氣兄弟君臣緩急以之又稱關侯敵萬人華夏為震足

當一世之傑此田夫賈豎熟其詮說固信之乎生明
臣沒明神也乃攷漢志先主以平原相起而關侯實
與草昧相依緬思平原厭次間侯之鞭弭良及之盤
水泓然靈氣滂發灼灼千年之聞與索之罔象者不
啻尋大此尤信矣信人者傑信地者靈煌煌河畔之
祠何必相恫喝以所疑耶故關侯之俎豆海內不可
屈指而陵邑勾盤幾成佳事反以居人之誕不足憑
者操响疑聲也則居人所以自神關侯者耳竟付之
應氏話柄哉因記之

文二
十
鷄肋軒記

李子昔為孝廉讀書于浥城下顏其軒曰鷄肋既薦
南宮為縣令歸而居廬稍稍增葺其舊顧視軒中記
言蕪不復存乃更續為記曰世之羶悅者世味之腴
也得之惜失之惜脂膏自潤五鼎之食五侯之鯖意
津津足矣非余分矣高明之士別攬其味釋腴而薌
文章以自披功名以自塗行業以自韞其惜得惜失
者且操千秋之契而究亦不能絕世味故文章之味
如酥功名之味如酪行業之味如醴特酌取其精英

者以為標異耳腴者天子以分精英者天子以才余
兩愧焉乃不得不惜余鷄肋也夫人有窘於世味托
而逝者雲子風實翠釜紫鱗瀟然遺世非世所得餐
吸而後可明曠達之致胡區區以鷄肋為所惜亦屑
屑矣余殆又非託逃者耶蓋天下無可取無可捨惟
是瓠落之儒鞅掌之吏鹵莽之農而余一身兼之余
實鷄肋矣儒有顯名吏有著效農有豐積而瓠落者
俯首一編兀兀窮年閉門掃軌不鳴不騫通儻之士
未嘗過而問焉曩者余之滯公車也而鞅掌者守于
文二
官下靡所澤治塵在其甑鴻在其野高足之才未嘗
過而問焉曩者余之秩簿書也而鹵莽者麋糞不時
刈穫罔期南山之蕪化菽為其心計之子未嘗過而
問焉又今者余之困百畝也故無可取以其償也無
可捨以其業也豈必世之味然後味而不得又逝之
哉蓋三者以為皆余所寄亦皆余所勞浮生之內適
而覲值不容蒐擇焉可悠悠鳧泛而必且捐捐登負
也者大抵即寄而即勞之足矣今之偶為旅寓其自
室堂以至牀几纖細不自尸也乃相戒以勿毀惜所

寄耳出入于旅寓之室堂牀几間所夕跬武不自寧
休計時日以畢其踐更惜所勞耳假使僑居之人力
作之夫反課其儻與傭方索然無味而第思弛之而
去暇日餘功于何駐泊則以此味之亦思過半矣博
而論之不惟寄者三勞者三也縱文章作述而淳熬
珍功名掀揭而大哉割行業精粹而太羹和既吐既
發晚而息焉逍遙之乎至味不味哉乃亦不可云非
寄非勞矣必欲舉寄與勞而空之即玄想翩翩遊于
沉瀟之氣而終以非人理不足訓世固無此捐棄荒
唐者也萬有萬理一肋也余不能肋萬有萬理肋余
儒與吏與農耳抑古人亦有之玄而甘寂寥也有楊
稚仕而懷松菊也有陶潛隱而托汗漫也有元結彼
三人各飲其一至今慕說以為鼎珍不與易安見三
人肋也世不肋三人三人自肋也三人往往超箸尚
以得一為肋乃余韻致寂下復兼得而肋之雖不能
如三人所獨至然亦侈哉有問余軒者今奚取儒而
童縫今奚取吏而羈勒今奚取農而畛隰也亦竟知
余鷄肋而已非敢托于古以侈于今也世即有鷄跖

累百亦不敢妄徼于其洎者非古非今此余之所為
記鷄肋耶

沿漢江口望太和山記

順陽之西南隅民居忽少沙洲明熒望若玉屑匝地
履之則輿下格格塵與礫鬪近江故耳江水激淺一
幅練亘兩岸中春風微蕩曉霞相射又于幅練上亂
點作紅梅之色乃舍輿登舟不食頃而至西岸舟中
指顧南北用手作語與舟子相質舟子用篙作指以
應因知其為舟江即漢江口也南入鄖襄北入商洛
賈客帆檣往返于此者將下舟而岸峻甚岸與峰為
首與腹絀而上峭聳不絕步過其峻方輿歷巖巒數
十里至石鼓關關不知何始相傳為蔡中郎石鼓文
遺焉闐然無復覓竒字一畫當與桐尾俱焦盡耳笑
而去夜抵均州城下其水為滄浪方春涸一葦以渡
徘徊欲濯余纓而潺湲似不足豈余身塵埃十丈耶
惘然止宿郊外次日過沅水郵亭閤靜沅水似帶遠
巖側然沅水在地志水經不應在此陵谷變遷化工
亦作伎倆炫燁人者不可以常論矣且自順陽而來

萬山矗峙居者不知其名行者無所借問但聞此中
文章士億曰白崖而已又或億曰太白山將橫絕峨
眉者乎而不見石棧第見石叢竟不諳何以得名志
稱白崖得名者石瑩若皚皚雪色今則如墨如赭其
實先刺謬也中道非石即沙舉睫皆不毛如是而達
鄖陽矣鄖城于峰岫上睥睨下瞰溶溶漢江見儻舟
以泛舟中南望山不絕若雲氣混合一峰最高相距
可二三十里問舟子在百里外乃太和山之天柱峰
也遠而近之山為雲涵爾近愈不可即山為雲局復
爾况慕嶺玄武所覽頓謝羅所枕籍神憑仙閱手一
水以通之固慚塵容未浣矣余自石鼓關望峰一如
鄖陽城望者幾迷塗徑乃知世間徃徃因水入山俗
人可涉水不可涉山武陵漁父沿桃花之流而不能
與洞中父老旬月也鷄鳴牛頭諸山為太和鬼孫者
其近而簇似江中抽筭狀恨不摘與江魚共烹舟移
太和不可近諸山併逸去日已旰饑斃菰米飯升許
而已余屢以事至鄖時發登山之興將窮二十七峰
三十六巖二十四澗且聞山中有百歲以上人髮鬢

鬢作寸霜滴急欲遇之筇杖間竟不能涉而返武陵
漁父且笑人耶山中不知魏晉况余明耶浮舟江中
一日夜抵向丹江即沅水石關亦不復歷惟自蓬窓
狎見白崖者而有一峰秀異招提若畫舫問之名龍
巢此向來所未睹也

經遊內鄉北諸山記

秋日偶以邑務出城闈北可三十餘里為馬山耳其
名厭其無韻居人語之此漢光武得馬山下者因名
乃兩腋又為風舉轉而西萬山紆縷不知何名而志

文二

圖

十五

稱墨山其石黝黑如染素衣成緇益覺韻減間有數
小峰環以水色冷冷分暎差足解頤以向居人居人
嗒然知石不知山衆陋也知山不知韻士陋也余乃
以故浸浸蕪境矣問水何名居人謂自馬山至此皆
名湍河可灌溉山下田而攷之實自北山桐馬河分
源所稱湍河者亦烟莽中漁樵語西望石堂麻衣脩
道處東望熊耳齊人積甲烏恨不踰水以覽低回去
之晚抵七峪其間有菊潭古稱甘谷之水飲之者壽
漢丞相驛致百斛太好事今菊不復見祇為詞人商

確落英可也。有雲華洞，洞名為邑人李太史子田氏標。紀洞中饒奇石為仙為佛為虬為鳳，諸狀若天造而第洞口內水澎澎，里許余思捫而入，且不果咫尺。如蓬萊方丈，阻弱水不可飛越。然李太史曾窮其境。太史其謫仙耶？次日抵西峽巋然，而留跡者為半山亭。窪尊石元裕之題句，其上所為風流仙令真寒山一片石也。鬱然而餘樾蔭者為秋林夏館。山元裕之為樂府鏗于蔓玉，又適余夏秋間眺望不減昔人人中景矣。晚宿諸山中，早盥漱登輿出，弟見山時時翠烟勃發，少間層而上，宛其雲飛斐疊，入目朱縞碧三色相踰如犀玉瑪瑙。迭生空際，則將借雲以作繪屐。于山晴曉嵐湧移跬而下，雨紛紜落溪澗，穀文溢起。幾不可涉，山居雲不待族而雨，以故多不旱。則將借雨以成珠。此北山之逸致耶？返所寓，詢居民更北為老君山，傳為老子丹竈處。函谷青牛近矣，桐木河出其下，正向稱灌溉者也。河上公將勿即此水湄乎？居民又稱老君山更北更峻，荒草蔞滿，每有巨蛇身如漆頭如鼉，飲河山下修丈餘，而洞中曠容裹牛革燒

羊角以鑿之往往洞中遇水火其人亦不戒飲河之
蛇山上居民悍勁號毛葫蘆攷史元末魯竊據山中
為梗礦客又不足道也噫窮山之深轉有可虞乃後
巡而返

臨邑醮會興衰記

余生也晚不及見余邑社醮所由起但見余齷而遊
于塾髻而遊于庠壯而遊于四方過于故里無不遊
于邑社社以四月八日起醮十日而止在碧霞駐節
官前其指若為元君醮祈者當其盛時祠宇炫燁遠
近以醮至雲湧蜂集黃幡綵仗雕輿錦鞦鼓吹之聲
如裂石屬耳咸辨香火伏塔下疑元君宣潮音群以
鼓吹承和金鼓應手擲匝地狼籍任黃冠老衲取去
祠前爭為市易珍貨雜選以帛則吳綾越羅蜀錦秦
絳梁之織晉之靡以器則饒甕吳銅滇石秦之篆款
漢之隸識以材則合圍連抱楠之理如繡栢之文如
鏤以味則瑤柱丙穴及天目之筍武夷之茗上若之
醪諸凡競侈幾于嘽啐况角觝之戲詭幻而出挾瑟
之伎遙窵而奏鬪鷄走馬之場簇擁而更迭傳木以

綵結蓆以繒袍襦帛裋之華施于欄楯筐筥符簷之物轉于肩額更不可以指屈矣諸郡豪客貴家駕篋籠而屆淑媛士女豁帷鄣而觀以至祝禱之宴人感施之陋品跗背相屬者亦足以發衢巷之潤色綴草木之熙怡烏始于醮成于市若此其都也時宰邑者頗稟廩廙攘之或或階跳梁一旦因以持竿而奮小盜市大盜邑履霜扒其然乎而會朝有稅使之遣稅使不能將德意左右私人如出柙虎張翼而四飛且以余邑社為奇貨社人聞先聲即大聳四方以貨來以遊來者恫喝于風鶴之影響屏匿去幡幢之盛祈祝之文亦復寥寥撲艇自八日起僅聞鉦鼓為開蹇箔設壚十餘區而已城中二三紳帶禕褕與邨中黃白紅女相間于祠內旋即倘佯返而已回視向之喧繁華縟星淵耶夢寐耶乃稅使私人竟未至邑而恫喝衰散已不可挽民情易動爾爾宰邑者復有意招之使來來者益縮恧一片花草地反為荆棘場碧霞豈無靈乎邑人叩之以祈恢復乃謀醲金新其祠遠近檀施且及萬丹青煥然而躬構十倍于舊然社者

市者竟落落晨星也神道遠人道邇新其所居舊其所徂余將借鄭僑為邑社祭酒矣人所趨莫如財所畏莫如盜曩者社以成市不勝其子母之艷即飽于盜刃且不避見財也今者市復成社子母之羸原非神力即懸金購之不至見盜也夫以私人代盜而人累財以退萑符之兆兆于苞苴興衰之故大抵以財碧霞者聽其社聽其市聽其醞金脩繕而已彼其之子併碧霞之聆蜜而盜之哉

歸德府書院記

歸德古毫宋地明興人文蔚起名卿碩彥相映如珍貝大者木難火齊小亦珊瑚珠璣他郡稍稍遜焉其城市似不過比一大縣而絃誦之音與絲肉競人人自為書圃郡守鄭大夫加意善莪復別院以萃之余以佐郡至而見其闕廓燦煥絃誦有區其音將益皦耶已而進多士于庭彬彬茂美此將為珊瑚木難者耶乃多士導余于院內謁范文正像且曰鄭大夫祀也余攷志歸德于宋為應天似漢三輔視今倍重而晏文獻公會為名守聘范文正公待以臯比一時

士風煥發蓋有鈿錘其間焉噫鄭大夫所以祀耳毫
宋一片地更數百年而晏文獻興學鄭大夫繼之可
見非地重其人重文獻以文明藉范公大夫以文明
藉豈無與范公埒者名守濬思名士用儀興學育才
之守一至將木難珊瑚自他境且移珍焉先後兩公
即兩波斯矣而不迺獲巨寶于宋吾不信也然天下
珍竒有所作亦有所依崑圃之玉不託甌脫宋之士
片玉斐然大河洗洋實發其潤固以宋重崑崙之圃
必待至其域而後可擷其竒宋之士其挾王者灼灼
于大河之旁非流沿源溯何以遇之固以官于宋者
明其重也此即文正因宋益明而晏文獻與鄭大夫
詎不因耶不然寓內之廣為興學者當不乏地宋獨
盛焉者何居余以地靈所毓大河與機石通其津涯
矣波斯即善鑿使海無珍鑿于何施故宋州書院乃
晏鄭二公之鐵網于海者也記其人與其地而已

內鄉城隍述異記

李子偶與客談鬼神事迺然於阮宣子之無鬼也已
而謂犁丘丈人其事誠瑣譎宣室前席英主才臣難

以盡付之祖龍之語向者余宰內鄉內鄉有異云縣諸生張君文耀鷄鳴至縣逶迤過城隍祠時東方未晡忽隸人把炬如千枝火騶導輿至覩一達官盛服莊嚴其貌豐而纒張生屏道左私詢從者應之曰新城隍神光蒞斯土生復望祠壁上條教盈楮朱墨離漉如滴下炬來暎之較然有葛字從者曰新神姓也乃山東產而名曦生謹志之由他徑步去天曙逢人語以所見聞者詫異生尋舊路歸卹舍則祠前闕無一物壁上如洗而已咨之祠內黃冠皆嗒不應且嗤生見恠生惶惑抵家病良乂乃愈其事聞于邑令邑令知葛公宦跡頗悉葛公會解額山東官翰林者時南陽觀察黃公煒乃太史輝弟太史出葛公門衣鉢甚暱觀察太史轉相聞以及葛公之家葛公有子走蒼頭泣奠祠下邑人以張生聞見質之蒼頭曰吾主人貌誠類前主人以七月望日生者邑人遂以是日為神致醮薦蒿肱饗葛公真為邑明神矣或述向余余與葛固秦晉也公為余丘嫂父後以語兄及侄女輩俱為哽咽以若所聞鬼神無耶有耶先是內鄉有

崔府君祠崔曾為宛隣邑令因其有鬼事遂祠之而
葛視崔則風馬牛懸絕矣何以生為齊人沒為宛神
冥冥之中疇能物色也古所紀委蛇如轂山鬼帶羅
似可歷歷見之葛公縱不為轂也當不啻羅耳鄭僑
博洽其論鬼神以用物精多至于神明葛太史鈴閣
木天為縉紳望而又以端肅御史大夫為祖稱右姓
為生賢沒神正僑言鬼神用物之精耶不可謂渺渺
盡妄也人不如僑而執宣子為券當折之矣余既談
其異客亦咨嗟應之一隅之慘三隅之黯渺渺幽牒
當不減于顯譜也恨不能揭內鄉聞見與寰瀛公聞
見耳夫古今之異者良多佚而不述時時散播于衆
吻故應劭為風俗通以摭之若曰流俗以侈異君子
以廣通通則無異八方紛揉萬狀恢詭皆風俗之有
者耳縱跋跋颺颺鬼而向人適見宇宙之大內鄉神
其通以究之風俗也耶

遊惠安伯園記

甲寅余客於燕京夏暑轉熾京塵如霾假館湫隘思
摩豁之觀昕夕懷刺汗沾頰臂復思覓一片閒甯地

也友人宋先之折簡招遊城西隅為惠安伯別墅雅
稱名勝余聞之兩腋風舉意且霾而朗湫而呖汗而
乘之以颺耶初出睥睨之下循以西北漸見輟踈肩
歇林樾莎茵稍稍近人又進里許遂有牯而臨水腰
鑪牯側支頤蓬首見軒冕不避呵遣不知而笑於是
檻中之猿頓駭為曠觀若漁源窮而仙洞出也雲物
倍滃涌茂木脩篁葱蒨多狀間見堞垣與林錯從者
報為惠安園矣同遊為先之及余而張李王三君子
皆臭味舍輿而步入坐堂中小飲花木冷泠盃椀欲
染旋登樓凭檻西山嵐影與十指落下乃移飲於樓
暑氣俄捐不筵而風透骨片雲玄黠垂垂有雨意初
似席復似幕遲之則數里為席幕矣乘雲氣而下步
轉後亭芍藥久卸芙蓉盛開水畔之雲不假峰岫微
雨漸滴急入亭中劇談雜雨浙瀝而先之卧亭石上
有諸君處禱之興自亭復還樓還堂雨挾雷迫欲至
而故不至諸狀匆匆盃酒於庭前銀杏下樹陰高
天扶踈微雨不能透客主半酡偶一滴透翻覺爽相
頤曰以酒漉巾何如以雨漉巾得傾盃一身如泥當

十倍於接離倒着也從者恐雨劇且斜陽晚迫遂
竟登輿而返矣是後每夕夢在西隅也逾兩月餘秋
風漸爽猶作燠氣余乃招友人凌潘孫胡諸君子為
惠安伯園遊而是日西風劇友人憚遠且阻風惟王
呂容至呂容意欣欣園中諸勝漸次歷覽指頤唇吻
幾欲為園中花木作譜門內堂外石骨蘿而上丈餘
呂容曰錦石也蜀而至燕將冰鑿離堆之力耶園丁
曰瑛石也自豫章至乃匡廬中鼎鬪耳余不能辨其
起米元章與印証此石理也過堂後海棠百株以盆
蓋疊花層級而起施綵幔繡帘其間風來蕩之疑以
紗靖被袿微粲笑以出詎睡足而舒乎幾令海棠含
香不恨耳少間登樓樓前佳樹與檐齊風吹子墮名
為娑羅子剖之其實頗似荔枝乾亦頗似羊棗或婆
羅菴羅訛稱也取其繽紛縹緲於秋色勿論核葉何
似萼實何名矣所恨乏李北海娑羅筆耳樓下複室
深闥嵌以䟽綃可認遠雲近矇之曲折而䟽南萼延
廊而若局其制如洞中蜿蜿忘在檐楹下當夏餘足
以消煩逐當秋初足以避飈屬旋共坐室榻小飲觀

室中諸遊人題詠品其風致以酒為騷壁間佳句
然相應復以詩為醉乎乃風益迅花木搖曳窰窕有
聲自樓以北向為劇談雜兩者為風伯仇不能至吐
咄封姨花旛明為書票不待夜魔也抑遊者為物妬
耶余與王君恐晚風且大遂從而歸夫城西別墅遊
人時有而前以雨不竟後以風不竟金吾夜禁葳蕤
之鎖固自限人乃風雨不減于金吾何必下提也然
長安冠蓋徵逐即晴朗不移寸武於春明門外余與
友人風雨相攜芙蓉蘂海棠躍然破菴金吾能為我禁
較風雨禁人若何苟有所寄天不為阻惠安伯園亦
齊物之托耳余恠東陵廢棄種瓜東門而五色至今
傳為雅談惠安生榮華屋交知蘭茂安有西門之芙
蕖海棠不敵爪色者而反後於東陵使灼灼不如寂
寂孰則今日之遊可使顯晦各有其致余亦托寄焉
而已未必非燕中一段小說家也

戶部河南司題名記

戶部在禁城以東大司徒堂楹西向十三司南北分
峙河南司處北之稍南堂楹曲室厥制不闕而備楹

以內碑石屹然當庭款識如繡諦視之一司諸郎姓
氏百餘年咸可指數額曰題名舉目燦其大端余以
之人攝篆昕夕迴翔乃為之記記非以石將必在名
如以石耳岸谷滄桑夫且不能窮劫片石之泐可歲
月至石而名之題之湮泯者不免而垂光者無極也
試與摩挲而讀其有灼灼之人鮮不徘徊歎羨一寸
之石視為一丈之壁此石即淪于燹莽乃名固耳屬
目屬不俟搜刮矣夫名不于題也丹墨而渝壽珍其
跡區區一題續題毫禿成塚無所用之盛德而銀筆
郁文而斑筆題重以名重耶苟其隨例題之已也終
亦片石之泐耳燕山之石如簇玉田之韻如織而苟
以盪脫之郎第與匠石墨卿為伍足羞哉乃名與實
符名不易副沾沾以畫省名郎為名三宿爭詡亦未
足言不朽故顯名勿以易言之也

大通河同友泛舟記

大通河與玉河通源出王泉山繞都城如玉圍也南
入白河衛河漕藉以疏江南萬庾之珠真比萬頃之
珠吞吸而至河流一派如珠貫也余為民部郎獲闡

計口談手畫靡不及大通河而未涉其津自笑僂直
勞人無關國家一毫髮至於臨流縱觀倍其窳廓余
局曲如夏虫矣少宗伯孫淇公疏告徑歸自大通河
畔抵通州舟中門下士數人追送之余遂偕至河低
凹感嘆悠悠河流恨不褰裳去友人王子駕部慨然
思僂舟泛河為倘佯遊而招舟子不應彼皆漕舸釋
載者故作掉頭狀諸友不得舟即沿岬踵而步蹒跚
秋草中亦不覺苦余見漕舸過急令人呼趨岸余計
臣也漕舸聞而至余笑區區鷄肋僂直之拙不如問
津之捷如此諸友共躍登舟舟一葦相似無帆無艫
有拖有榜舟子牽纜持篙而演逾於斜照中岸上垂
柳鬢鬢不可屈指與水面綠萍色相蕩萍水俱碧一
望無盡余曰楊花入水為萍萍一夕而九子物幻爾
爾同遊者輒難以楊與萍相柱不已余曰幻也何難
若執其生則多難乃停所握麈稍稍盃酒恢諧而第
閒雜以理方劇舟子操舟更疾王子曰舟浮水上舟
行水行余曰見舟舟行見水水行王子更端曰舟不
離水水不離舟余更端曰舟水亦無離處舟水亦無

行慶王子復更端曰舟水由人余復更端曰以為由
人則人以為不由人則非人畢竟舟水人無有是慶
噫揚花萍水其舟水耶吾與爾見楊與萍舟與水可
也楊柳芊陰中有沿岬舉網得魚子者王子愛其鮮
呼市之厚予直不計緡魚子傾網入盤縱橫鱗鬣仍
噉喙相奮侍御凌子素好買放生見而不勝佛子
之憫呼放之量予直魚子搖尾碧波去王厚予之憐
漁人寔固盛德事凌量予之憐魚困漁人冒抑盛德
事然憐魚不免忘魚憐魚不免又似忘漁檀施彼此
如來大乘何有彼此向者舟水之義耳漁人去友人
酒亦闌舸有相觸而過解纜相避皆漕艘也上載白
粳甚盛舍酒詢之云自江南至明將交之司漕大夫
者漕之在水奚啻魚與漁耶凌侍御方有督漕之命
未下余亦民部胡亦水部與漕似有瓜葛潘庫部昔
曾民部滕未盡割也王駕部六軍之事蔓延及也駕
部詎得買鮮自快侍御詎得相與羨魚而胡潘二君
隔座不為香火諒非同舟之好躑躅而前岬上三忠
祠近焉武侯以下英爽颯然河涘同舟諸友趨而謁

之相觸之舟亦艤以望良义不去吁使羨三忠有身
後名不暇羨生前酒矣盖自登舟以至是漸與人事
與盡而反古有云然安得竟遂其寥廓哉故記之

易鎮思補堂記

曩李子宰中鄉中鄉官舍有思補堂搦管為記越數
年李子由宋州佐遷計部即筦易州餉官舍亦有思
補堂得復搦管旬日不就愀然于守官之無補也曩
為令雖名位卑乃權輿方托抖擻方振人沾沾憐已
亦沾沾喜無補或無損既而婆娑嬰跼由迂覓坦驚
魂南定飄梗未寧自惟名位敗壞譙詬秘攬歆然如
恐上人而或以為伉蹇然如不出口而或以為簡略
不屑固將大損曷敢云補矣而又曷敢記之已復翻
徙以思也余之為余大抵性鈍才庸而識闇千一之
得不足為憊憊十九之失不能為綴葺余所為有損
無補者坐此轉思轉迷如盲者行暗中遂巡摸索心
與指稽指與足稽而俛俛終無所向思而損之不如
勿思盲者信足亦得顛踣耳然余材品萬不逮人而
猶得叨縣官章綬糜縣官資餼雍容盡省與海內賢

人才士出入比肩不即絕其名籍放之陵谷之內茲亦厚僂義縱令無補且有損詎可廢三思耶思而即損亦佳况或稍補耶夫天下無情之物尚有不思而能補者堂下之甌史也卉木雜委者偶為風喻而聚其甌史因以完滿非其有補于堂坳間乎人即冥而無情當不在卉木雜委下瞿瞿思之反不如甌史之聚吾不信也况已損矣無補矣思其損而無補校不思者靈頑亦差殊哉故鈍如鷺非可以捷如鳶庸如鼠非可以捷如虎闇如鴟非可以瞭如馬而知其鈍庸闇也顧愷之體中癡點相半僅取半焉亦足矣有損之思銜骨猾齒稍稍補之是殆嚙嚙之德也嚙嚙之德不免為德嚙嚙之食不免為食也如第艷世之通德君子思即補補即有成大哉醜郁安取嚙嚙則信足得陪未為非歟人曰思補余曰思損顧堂而易之以題堂且吟而應之既思損也何不可思補仍舊所標可也向余之記中鄉者其齒將凋其舌猶存於

是援筆而記成

歷紫荆關記

易州距紫荆可八十里乙卯余司餉于易春三月關
上之第筇入新粟且竟乃減騶徃視出州城驅而西
南不五里即行萬山中石沙的礫更數十里峰巒轉
簇風颼颼來便有塞上色至龍華口小憩亂石巉巖
在几下詢關遠近候人曰四十里余躍躍眉睫若分
險半舟驅而西北山益危峻磽礧多于塵沙近關十
餘里登路層層輿馬頓躓諺謂十八盤足為此關實
錄矣盤磴盡忽見樓堞丹堊之狀標之曰畿南第一
關神思道發兩臂生雙羽旋進又見樓堞標題如前
者倍豁倍奮六翻可增益自入磴皆仰關而上雲白
霞丹相層烟烟虎豹攢拏恍見左右陶士行夢八翼
今余乃晝淂之耶關險而雄在山巘已遇于跬武而
轉不可迫近關有勝泉泉上小亭結構幽閒而車馬
喧逐其側鼓吹忽如裂石千峰為動詢之則叅戎張
君待余盃酒也余為稍駐自亭引危且覽山中石田
不隴叅戎為余道伍士散處于山鮮畊者其田為人
佃且占大約析荆作烏薪售以糊口併仰四方之餉
耳噫嘻屯蕪矣舍盃而趨關城城外組練夾道一望

步驟聲雷迅乃伍士出迎者逼城睥睨鮮朗矛盾
森穆煥然射人目睛既入公署與叅戎咨嗟以此兵
守此險足矣叅戎頌太息兵不可用殆衣朽以繡因
感感承平之不狎戰也日且崦嵫促駕視倉庾楹棟
俱新菽粟粗具向者伍所仰此其十一云返宿次日
叅戎招遊城上高壘酌層樓下四眺皆危峰峭石綿
亘無際邊牆蔓延如蚓叅戎指示之關以西北為白
石口接大同關以東北為倒馬關接居庸抵塞外而
望遼左紫荆扼前居然天險矣然關以去虜遠又承
平久不聞燧火驚人幾忘其為塞且聞此中人為余
言世廟時虜曾自白石口入躡焉而余憶英廟北狩
郭帥有言翠華由紫荆逆返當無患夫此關也殆塞
而易守險而為夷者故自古為扼要明興復為新之
良以咫尺神京鳳闕前豈容虎落故綢繆倍至而乃
不免也燕士佚余司庾日飲冰萬斛說者勿徂丸泥
作登陴也

文稿

濟北李若訥季重甫著

神道碑

翰林憲副黃谷李公神道碑

順陽李氏之先自明始大太常濟源二子並薦鄉書
金昆玉友一孫復標論秀蕤苑詞壇矣自是太史比
部並擅絕代太丘貽元季之弓明允作軾轍之竈而
太史公允聳整昂霄為公諱養字子田號少庄改黃
谷毋夢黃冠翩翩寤而生公所謂有根人也未髻而
慧吐即成詞李長源之贊園棊楊德祖之對孔雀駿
弓鼎立華可參敷同邑一中丞一憲副試以偶語輒
立應或直期以南宮或遂許以東床舞象之年有內
鄉令南陽守各負藻鏡趨庭一見決其千里譽權竒
于神駒艷芬馥于芽茁伯樂解驪黃之外波斯鑿出
沒之中內鄉令微未知其迅發然直大器卜之恢恢
者也甫及弱冠連舉省試選為庶常吉士讀中秘書
一枝成桂射策名高五鳳為鷓詞林遇顯時值世廟
命擬康妃挽歌諸公結構都不當分宜相國意獨擊

節公之二詩烏延津龍門之什錦袍如丹樂天鷄林
之價黃金若礫而又不謝當塗獨高士節薄韓愈之
踵門嗤謝觀之克幕屬當解館公自分幽谷蘭孤隣
燭光少願得禮兵二曹竟授為國史檢討云于時公
已味王孟而泳錢劉郁然文章之幟鄉有先進名家
陸粹夫崔子鍾人謂比埒無慚而宏識勁骨尤稱邁
上惟是翫驥之性非慕元龍轍軻之遭若直尾宿會
謫陽城邑丞搏風失浪倏忽頓殊去國無賦鵬之悲
逆旅有聽漁之詠以邑丞入校鄉秀三傳二戴晒彼
專經日色戰場標其異品登龍遂忘泥蟠集王可慰
璞抱稍遷廣平司理太守名賢雅相崇重依稀綠水
之藻冰心可換彷彿青衫之淚玉骨猶堅既為晉中
佐郡又移江防佐郡寅窠上官時見侵辱公怡然安
之吕相不問姓名鄴侯能忘仇怨魚服偶厄于豫且
鳳羽竟脫于枳棘稍還清秩浔南禮曹三山二水諳
官以為仙籍公履齒峰嵐青蓮鳳臺之句帆頭烟雨
安石牛渚之遊異跡多所遐觀奇書尤所粹稿公于
此名譽益邵浸浸大用乃黔中學使之命下而遂決

拂水年纔四十耳，急流勇退若水可仙。枕石漱流興
公似，俠黑頭不必于令。僕白雪自許于商羽，家居數
稔會張文毅公當揆地。寓書于公期以鼎鉉取竟藻
黼而東省學使之命旋至，公堅卧不應亦無一字復
之。司空之休休自榜正癖，烟霞殷侯之咄咄書空有
崇塵倍青山不勞柱笏一壑應可持，願中鄉地古山
川萃中搜剔標揚俱成清致。少文卧遊皴點取諸衽
席，右丞秀句唾吐妙在家園。每于郊原筇杖脫略塵
容羸馬翰林邨人識其眉宇，焚魚居士世網卸其肩
擔花鳥供杜陵之興，籃輿啜陶令之隱。隨地誅茅林
杪相望有一說園柰園寺非菟裘依郭則鹿苑開山
呪鉢蓮花宛其證果飛空錫杖豈為漏因而且少負
張緒之姿晚託東山之致坡仙艾子耗磨雄心伽女
阿難播弄禪解每曰聞妖妓一歌勝于兩行喝衛此
亦其寓言之洗洋者也。盃酒流連新篇如掇賓散觴
消掩闕而已七袞之餘益慎交遊惟與南陽王孝標
投契無間求羊白髮猶嫌二仲之多班尹青筠似恨
千言之少。家庭比部時相倡酬太白燭遊惠連池臺

自謂同氣千秋世有青雲知己紫綬貴交不以易矣
歲時人事蕭疎獨以家祠有畝推周族之范相義田
踵其推食却公錢庫斥其守株則皆佛子素心哉公
夙無疾旬日偶恙將化一夕夢主脩文院事芙蓉城
堞儼其近屬金粟名位還爾初真蓋公好文復好禪
故脩然如淨土之遊云大抵公于文章家擅其清玄
以為絕調不愛李獻吉詩而臭味于高子業積書萬
卷朱墨如蚕叢鱗比于楊用脩王元美每有砭正所
著儀唐集說鈴窾言析蹟數十種取以自成一言
而止筆有金薤之美于鍊成音胸藏玉筍之富一字
為史博雅罕兼公其人矣又結撰不易數日始就一
篇且又不易得楚邸以金幣函請不應錦心五色自
附司馬之工絹值千鎰不詭皇甫之價故文苑時名
公亦不競也至于禪脩空妙非從蠱測乃其四十辭
官三十餘年杜戶驅蘇公于門外綺語漸除揖白氏
于個中聖燈可續輜軒之使綰綬之人望廬而不見
拜牀而不起足以徵彼皈依愧茲翰臆夫文如公而
不逐世艷操觚文殊也禪如公而不襲世聞卓錫太

白也感匠石之神工撫牙絃之絕響託之貞珉以寫
素風云爾公生于某年没于某年得壽七十有八配
某二子雲鳳雲鶴

銘曰扶輿之秀融于漢涯至人挺出吐藻脩姱性行
所至不僑而家其生有限智則靡涯當其詞垣雄文
萬斛為穀為玉金甌可覆一付謫籍寒飈謾謾吾守
其腕世途如蝮百折不回可謂賁育當其學省風草
避隙以予以喙鏗于天球回車不赴初服夷猶當門
之蘭不若谷幽烟波為宅可謂巢由世人談詩瑯琊
歷下公也清芬薄其澤冶寧以開元中晚遂捨妙在
爾馨誰史誰野世人艷學朗陵新都公也密綴以訂
承魚稗官小說不厭其餘辯哲一二珍之碑礫雕琢
極矣還于寂滅胡然閉關無乃禪悅白黑雌雄劍首
之映立德立言公竟不屑涅槃無餘姑標其郢中春

雪

墓誌銘

張節婦墓誌銘

中鄉張節婦奉 朝命旌其門芬于蘭芷而邑人許
孝廉為傳基詳欵然宛中女史也余耳其事且目其
旌躬為綽楔心豔不已乃節婦葬而靡誌遂為誌之
誌曰節婦許氏即孝廉女又叅藩大夫孫生嫻內則
婉孌有操適張中丞子和基兩家怡然謂佳兒佳婦
也無何生抱痾氏默祈代生竟不起氏惡笄號泣願
從九原兩家尊人防之急不遂氏志益矢幾祝髮截
耳以誓及生窀穸後氏却鉛黛緘篋箚愴愴無虛晷
或曉解使勿自苦氏曰所不終殉生九原者有如日
於是病肌骨日削已而往奠於生墓歸而眠食浸弛
病乃劇曉解者紛集氏曰余今始從九原下人矣從
容屬纊卒以沒云溯合菴至隕命不二載溯未以至
殉夫不一載里中聞之知與不知皆太息邑令白之
上官疏其節得旌為噫節婦義不偷生矣而忍死所
父者束于其尊人也以憂病代縲刃不讐其尊人又
不負其從一節叶於孝氏殆彤管中完人耶誌而銘

詩稿

濟壯李若訥季重父著

七言律

介休拜郭有道墓

斜日蕭疎斷碣留，摩挲清韻浣塵眸。
人風不作三君尾，鄉水曾依一壑頭。
晉國有材占法象，漢家無地纜仙舟。
我從岐路尋知己，須臾應難附勝流。

黃河舟中次周礪齋太史先生

訝道銀灣地上侵，濤聲如兩力如鐔。
星槎孤射疑天透，壁馬雙投共月沉。
水作桃花新瀉影，堤含柳色舊成陰。
書生未稔風波事，頻祝篙師免滯淫。

與冒伯馨程善長諸君飲于邢氏泮園時為閏九

月九日

菊花不惱西重陽，客為名園興寄長。
風透羅衣秋欲疊，露凝紈扇夜猶颺。
攜來桂釀逾添色，剖向蓮房已卸香。
濟水蕭疎名士健，西風有負句堪償。

送公孝與應貢入都

微風細雨亦蕭颺，送客惟憑一盞醪。
文學成書鹽鐵

耳痛我男既殤余適以不善宦遭佐郡之命余之沉淪以不慧男之損折以慧造物不可解也如此銘曰
兒之生兮糟糠未捐病兮夢曰閔然亡兮五斗乞
情所鍾兮升沉死生况乎曹之蒼舒馬之客卿

行唐縣令蓋軒任公墓誌銘

萬曆庚戌公車之役余以內鄉令至燕都同年友行
唐令任公亦至鹿鳴之後跡如飛蓬偶聚公車愉快
也未浹月而公病又旬日病甚余與二三同舉兄弟
省公延醫視藥公猶頰而嘗之逾兩日診其脉代而
沉問其後事督不能荅又一日逝矣公橐無長物而
諸子在里不及含殮僮僕寥寥諸友相吊耳目者傷
之既而公長子一棺至藉賙賻之資乃成裝所負都
人子錢多余力為調停或有焚券者而行乃不為騁
也余歸濟北長君復至余家泣述其先人存沒事余
謂公塋不可無誌遂呼子墨為之誌曰公諱荷字汝
蓋蓋軒其別號先世居萊陽已久世農而儒迨封公
銳以吏部公封如其官為公父吏部公芹以戊辰進
士游歷吏部選曹為公兄公於鴈序為九生母王孺

人誕育公幼至性少成饒有文慧吏部公謂驥子也
過都歷塊勝乃兄不啻士衡之遜小陸坡仙之敬如
君矣補諸生文譽蔚起試輒屈其流輩弱冠廩于庠
見者有鵬圖之目且曰金昆玉友固任氏家聲也戊
子遂以書舉于鄉第六人是時封公吏部公俱沒堂
燕已去為春返羽人咸謂封公鄉範吏部公國華未
竟其美有待于茲耳公既富于文又沉勁有誼槩即
以三宿占之當且不妄碩屢上春官不第公曰仕無
大小一命而有濟不減三旌駟馬矣乃謁選得畿輔
之行唐令邑編戶不多而以近畿故難治公為令八
越月耳惠政精心邑若枕席几榻暱而安之殊有循
吏之風諸上官亟褒公以行唐彈丸得此福星也方
計公車之後大竟公之甘雨不意天摧良吏如列缺
一瞬于恒山之隅矣悲哉公為孝廉垂二十年宅田
皆先遺粗給昕夕既仕未幾而沒子踉蹌二千里赴
訃幾不能以喪返既返而家喑然無益於蒿吁此足
以為公矣吏部公著于銓行唐公著于令蓋棺之後
為勒棠棣碑可也公生于辛酉沒于庚戌年五十

配程孺人繼于孺人子七人一瑄一琦一珂一玠一
瑜一琮一璫既誌之而銘之

銘曰家聲彌邵荀庭聚曜鄉秀挺姿卻桂一枝出枳
縣譜循良逼古處年月旦芝蘭競羨灼灼以生人與
鳳并寂寂而沒塵浣玉骨位不配德化工而忒年或
恡才昌陽亦乖巋然片石與秋旻碧迥矣大年以令

聞延

仲兄邑庠生見隅李公墓誌銘

萬曆丁未仲兄見隅公沒于宛之內鄉隨以其襯歸
于犁丘故里既久始謀厝葬其弟訥哀在原之飛鳴
悼連枝之蕉萃雪涕而誌之也公諱若思字叔睿號
見隅先大人少叅公次子生而敦厚醇愷及長益周
至與物無競又貌豐而碩先大人以福人目之所為
文藝贍暢有藻頤不肯輕試于有司逾弱冠始出補
邑諸生自是益下帷不聞寒燠乃學使至校士公輒
不得先其耦以是沉浸穠郁味其舐齠歲庚子乃應
論秀之役將以得當發舒素韞竟不利慨然扼掣作
此寂寂三敗不返當使曹沫笑人也余亦以困公車

兄弟同病而又家計拓落不能備輕肥與人爭態色
下澤款段見者多厭去或遭呵噉余曰世路如東海
也百川赴之疇能挽而之西兄曰世路如王屋也知
為愚公之子孫而已掩關相對夜以續日不覺漏下
鏗然橫參在戶蓋如是以為常耶顧余窺公之佗佗
殊不似舊適居年餘公遂突得心疾百計醫之無寸
效既而余成進士官于宋于宛公猶與俱然兀兀都
不解何向青燈映几呼之不應求如前之相對歎歎
者不得矣惟日與二親及嫂氏弱息昕夕視之以保
其呼吸一綫至丁未遂以不起公臨瞑其神乃瑣清
老母以下各各暫辨語以故但頷之而旋瞑去矣嗚
呼公天性孝友溫而有執信而必踐儉而不恠大約
歸之謹厚故終其身洞洞屬屬無寸武寵越者乃僅
僅青衿且斬之年而居然俾其贅亂以殞也天之報
施善人何如哉而世有睚眦暴恣乃其矍鑠且十倍
余兄幾以人而跋扈于天此尤不可知者余眇然人
耳知為兄之不祿而悲且悲以泣也震雷決溜不足
比矣公沒之三年先大夫繼之千尋之木因枝傷株

余復慨形影之僅存天乎渺渺哀哉志也公生於庚
午十二月廿八日沒于丁未十月廿三日年僅三十
有八先配郭氏庠生楷女繼配党氏容城令天爵女
子士端聘太學生王君汴女女三長天次適馬生茂
循次即適王太學子秉純

銘曰夸者芬華公兮淡泊黠者徵逐公兮渾噩陶令
之家清風滿橐任昉之兒故交落莫令德而化工
或錯鏡悲予鴛鴦憂風禳公心未竟公目未瞑疇奪
其筭疇益以齡顏天跖壽夷餓屈醒玄堂已閱素論
反莢後死者不得其故瞻彼鴻鴈與眷令

文二

文二

文稿

濟北李若訥季重父著

行實行狀

明河南布政司左叅議進階朝議大夫李公行實
家大夫以庚戌之春沒余兄弟抱痛終天未能雪涕
次其生平猶憶庚戌屬纊不肖訥以公車之役馳騎
私歸未抵而訥至又憶己酉冬夜過家青燈熒熒遂
成永訣悲從中集罪且莫贖至今見騎則心如蹴呼
燈則目如燠安忍執管既乃漸問寤空事浸浸有緒
矣乃令家大夫懿美竟不以舌借筆圖耀九原則罪
更鉅而訥含血枚淚始述一二烏李氏之先派出隴
西世系綿邈譜牒莫敢以水濱之言憑為獨契
第論其明興以來近灼者李氏蓋萊陽產也成祖時
以編戶互易遷于臨邑始祖彥祥農家肇跡傳于景
仁及芹及鴈及銘未及詩書之業迄六世祖訪受毛
詩為邑諸生青氈不竟有三子國禎國幹國翼幹以
諸生父次貢入太學李氏之文譽彬彬如寸雲蔚起
矣禎以家大夫贈為文林郎有五子汝梅汝松汝櫻

汝柱而最少為家大夫能世大父仲父之業遂光隴
西子治云家大夫諱汝相字希說嚴賓其別號毋崔
孺人以異夢生而稜骨玉立及長脩然豐髯狐標
映人天性淵醇其中了了大慧又耿介不阿義裁甚
哲也方弱冠補邑諸生所從受經術有同邑苗李兩
師皆鑒賞其駿才當一日千里矣已而祖贈公見背
家大夫流涕勉為騫翔語以慰其彌留祖贈公即屬
纒猶若頰之者蓋卒成其所矢志為諸生十餘年
每試于有司輒不利垂三十乃發憤讀書于邑東村
中昕夕一室眠餐都忘偶見黃蛇蜿蜒出而忽失之
洒然詫異已以庚午舉于鄉乃蛇祥不虛耳十年次
公車又讀書于濟南之大佛山僧寮閱寂竟歲絕徃
返公車之技益精甚竟以庚辰高第然後與山靈辭
也其攻苦至今猶可憶云家大夫於解證經義大抵
宗閩中蔡司成林學省之指於所為舉業文大抵矩
矱于吳中王文恪唐中丞若然而中祭當南宮得雋
後其同籍省元蕭太史公稱為海內制義一人以向
中余兩相國主文者兩相國亦欣然信其不妄固不

足以一第盡家大夫。執時以甲次當注邑。令會有鄉
舉主為通政。欲家大夫就其邑。而其人江陵私人也。
家大夫不應。通政深銜之。關中直指使者奏隴西邊
邑刁敝。獷悍多逋賦。需南首雋材。乃治通政口風。銓
部陽譽陰陷銓部。竟注隴西。時太夫人逾八袞。隴距
齊三千里餘。遠不能將家大夫。燒燭草疏。頗易一廣
文官入以旨。其出從其事乎。而當事者以既命之不
可。家大夫乃留其家。以單車往。同籍友咸慰贈。以有
韻之言。鏘然行李。粵人黃公有句云。路似王尊。阪官
慚子厚。州時傳為實錄。烏初抵隴西。其政主于清公
肅愛凜凜。以三尺為著。蔡有猾胥。素舞文而桀。撲治
之不貸。直指用吾趙公。入關即聞而賢之。為政數月
出條教。俾邑童白皆得言政。吾將攬收為藥石。童白
感其意。輒縷縷方言。以狎使君。使君解頤聽之。不色
厭。邊民租逋者多逃山谷中。鈎致嚴而有法。民不苦
苛異。時賦完不及十一。乃完其八邑。當郡首政。芬如
螭。矻矻搢搢。不病瑣邊人。以麥豆為糲。糲携在肩輿
中。口啖而手揮之。竟日案牘不滯也。治隴凡三年。賦

無羨贖無私庭無請託野無怨咨而諸纖細咸理無
委瑣窮荒之邑比于內地隴之士民恨其來暮虞其
過發矣所最擊節歎服者無如直指止菴吳公吳公
後以風猷為大理名卿者也謂隴西之政不第擅關
中乃循良當冠玉矣會祖母太孺人訃至士民若失
怙恃上官若失左右手而橐裝如洗至不能成行以
衣為質上下聞而歎之佐其資斧乃始踴跚三千里
而歸歸而哀泣骨立溢米間進幾不自存里閭咸為
孝子分哽咽焉苦塊中都絕應門惟以課兒為事左
手褰綃幕右手披蓼莪兒輩含哀伊吾借以成立丙
戌服闋補畿之魏邑邑腴十倍隴家大夫清政乃益
茂治魏僅八月耳而弊竇爬剔殆盡邑多冗役如輿
皂之屬皆兩人耦而役其顧直不增時時以狐鼠共
潤耳家大夫覈而單之冗役叩首服其除一蠹不稱
怨一詞邑有貴郎豪黠甚為上官廉得之匿他所在
事者因仍袖手獨購之置于法人以故惕息如神相
戒勿嬰其惡乃又加意詢沫如盜再發當黥而盜物
甚微家大夫顧謂律盜三即死吾姑貫汝矣盜者叩

首欣欣以非李使君疇活我耶編戶役量貧富條析
綜粹以五年為差既周復再如環而匝民紆徐應之
得息肩焉邑大患在漳河偶河溢巨浸漂木塞寮析
祝相與立陽侯前如狎見不色變旋為消退此其尤
異且瑋者士民為之頌曰持躬廉馭下嚴延士恭撫
民寬此不肖親聞之水部郎崔公非耳屬也少司馬
見泉魏公清嚴夙為薦紳尸祝每每稱魏難治乃得
一福星云先後為令幾五稔清幹之譽不容口而其
家視孝廉時不益一縷一椽胡威之節良不忝哉戊
子用最特權為戶科給事冢大夫夙負勁直又身為
侍從獲司封駁遂侃侃發扞無所避首疏六事皆六
曹時務各為臚列以奏其中汰賦稅之餘羨曰收雖
積多則有羨律文取充正支非明明以羨取盈也禁
生祠之濫冒曰賢能之吏去而思之崇其祠宇比
棠蔭非甫遷未去而鼓偕民之炫惑者耳覈冢丁之
冗耗曰邊圉大吏大帥徒取梟銳姓名無本貫可据
宜使地着相保勘不浮役矣此三事尤其砭時中肯
縉紳學士所不及者也大璫張鯨方橫浸浸劉馮之

續諸給事多爭之而家大夫與楚中太清李公言其
激其疏中援逆瑾已事反復不置有曰或竄三苗或
誅兩觀自附于拔劔折檻之嶽嶽者鯨從中幾逮之
廷杖而偶不果然其黨咸目攝之矣家大夫意不自
安乃求外補得山西僉事時萊州吉亭趙少宰公與
海豐夢山楊太宰公議省中故事外補者二人竟以
家大夫拓而為三蓋重其風節恬退不以例繩則中
朝從來未有者至今傳為佳話云其為僉憲嵩司郵
傳離政及覈軍伍老胥援往事啓家大夫曰文檄往

文二

六

六

返當以甲乙問贖若干家大夫曰乃翁之祈向定矣
隴魏兩邑吾息壤也但使郵不濫符益不濫課軍不
缺隊足矣胥吏悚然擺指而退凡一切疏薪舊例多
取于所屬令長籍且不時發值乃爽然予之市直又
以時出郡城民用手加額欣于廛邸晉藩冲弱寧河
郡藩強黠藩婚議未定寧河從旁梗焉監司諸公第
雍容口頰聽其向屬而家大夫義激于色爭之不能
得退而食不下咽謂余兄弟曰吾遇事不可輒憤憤
如此豈可又作纓紱人耶正宜置丘壑中耳然後諸

公聞而謝之則所著大節之灼灼矣然猶一鬻未竟
大哉既新吾呂公來撫晉銳意清尺伍郵符事惟家
大夫能暢遂其指呂公稱曰張益州不辭方面吾嘗
心儀其語今目睹其人臨汾令家大夫同舉士因倡
使闢水田千畝雲屬以求當呂公呂公擊節臨汾政
術并服家大夫風肯蓋張益州曾以賢使鑒一佳令
茲不愧焉壬辰遷河南崇議嵩任督賦中州賦多稽
有司或催科急鋏又叢怨家大夫條使徐迫得宜僅
半載中州飛輓如雲而其水蘖松栢無間晉梁矣是
時已病脾濕日間藥餌時兩子為邑諸生一子舉孝
廉內顧躊躇益動買山之志慨然曰吾為令思休而
以親仕為監司思休而以年仕今親沒年衰猶婆娑
不止將不令錢若水笑人耶吾意決矣投牒兩臺乞
休中丞南渚趙公力挽之以為此縱急流勇退殆非
中道乃一夕已拿舟河上矣竟不待報而歸所謂林
下一人非歟歸即杜門田居築室數十間半陶瓦半
誅茅田仍孝廉時所畊故物簾蓑數年纒以農獲增
數頃而皆去市遠碗瘠甚僅塞饘粥者也嘗曰貴而

能貧古人不慚吾亦何慚歲時伏臘與一二故舊奕
棋清話日盱具尋常杯椀真有綠葵脫粟之風不迎
不送熙熙無復賓主拈司馬溫公真率會語書之屏
一二故舊忻然安之其為脫畧如此田居凡十餘年
無一字入長安亦無一字達公府縉紳軒車不睹面
孔自謂身世相棄而脾病亦卒不能害其天和茲固
善息者玆甲辰不肖訥成進士授縣令家大夫寓書
媿媿以乃公由此起家州縣非能勞人人自謂勞辱
爾勿為薛宣兒乃公即田居幸矣丁未春訥以計事
入都值銓部推家大夫關中兵憲家大夫速遣蒼頭
囑不肖曰為我致語諸貴人吾不復問風塵矣向青
山支頤拄筇跬步不及尋丈坐視兎曹為縣官庶幾
一割耳識者聞而心折烏已而詢其山資則又甚蕭
索遂絕意騰踏乃服其松筠自適非但枕流漱石支
離自詭者也戊申以不肖令滿進一階猶覺健王已
酉入計過家貌似瘁而神未傷庚戌偶以瘡痂遂不
起哀玆家大夫生平事親至孝當赴隴時托祖母于
余毋脩灑之臨岐痛泣乳烏燥吻殆不成音今猶哀

哀屬耳兄弟友愛敦睦伯兄無嗣為營喪葬其貽產
推與其女貽金以備衾襚叔兄不祿早善視其孤以
成立若卵翼不傷教家嚴整諸兒咕俾之業皆口授
出而仕為吏訓以廉正家庭之內義兼君師族姓州
處推分周贍一粒一緡出力田之餘婚喪匍匐不愛
手足臨財勿苟微時有所貸皆一一償即人已物故
物色其子孫握手予之子孫至不自知涕泣而尸祝
焉友誼篤摯方在掖垣值孟尚寶公沒于邸夙為芝
蘭偕同志者為營身後備悉田居尤念窮交甚故人
楊任兩君一無嗣一無家各與極生死至情桑梓之
人無論踈暱厚為痛痒邑中曹茂才兄弟之父為小
官客死窮邊家大夫自京邸致書于李總戎得旋鄉
井在晉臬有齊河人為巡檢罷官貧且老不能歸一
見而屬其令長助之歸其人道過吾家及門叩首流
血祝及世世人咸見之而歎自弱冠迄白首砥礪
嫠節為諸生時邑有豪貴家欲延為塾師資用甚腆
辭不就仕宦不殖產在魏邑有以腴田求售者無以
應也腰有勁骨不事結納隴西魏邑無一長物餽遺

當路為晉臬有相知者勸之就邊陲以功名為徑咲而不屑田居人事蕭疎訊訊寒胆幾東高閣人亦雅諒之性愛質素屏綺靡之好不置妾侍不飲酒不蓄器玩即書畫亦非所耽尚馱薄方術之言至堪輿家尤所不信在掖垣曾與朱鑑塘司寇相質其妾司寇雅服宏識潛心經學最愛薛敬軒讀書錄林次崖存疑而不以陽明為正鵠涉獵篇籍取其深古於左傳文獨嗜之朱墨層累不易其帙又拈其要語曰吾服膺兩言天奪其鑿天牖其衷也詩文夙不肖意而酷好李于鱗其尺牘之言時時肖真矣又所著有李山人謬義掖垣疏草非鏡理即詮事云藻鏡人流素有德操之識在隴西及太原所賞拔士如計部楊公大叅鄭公皆稱偉器同邑方伯李公太史張公自其總角覘焉至今里閭傳之大抵家大夫立身坊表稟于忠孝廉直而仕不竟榮隱不炫名其趣解偶近莊老而又不慕其玄覽汪洋出而裁割銛勁頗類于法家而用意忠厚堅而不确執而不削乃純一儒者之肝膈言呐呐不出口絕不喜縱橫揣摩而時激于大義

纒纒引批若遲鈍懸溜聽者應接不暇然有風槩而無伎悻總其生平三者幾盡之矣余不肖拙于文詞不能敷潤萬一而信心据跡實不敢為卮詞以取炫燿惟大君子覽採為家大夫生于嘉靖己亥之七月初二日沒于萬曆庚戌之三月初八日得壽七十有二先配王孺人處士公詔女繼配張恭人處士公天瑞女男三人長若虛邑廩生先娶翰林檢討德平葛公曦女繼娶處士同邑路公可女次若思邑庠生先娶庠生同邑郭公楷女繼娶容城令德平党公天爵女先卒次即不肖若訥甲辰進士內鄉令先娶商水令同邑任公博女繼娶省祭陵邑高公權女女一字省祭齊河王公天祚子太學生王君沚先天孫男四人一寓庸一士竑俱夭一士端聘太學生王君沚女一士章尚稗孫女十人一字王君沚子哀純先天一適廩生同邑馬君貢圖子府庠生敦循一亦字王君沚子哀純一字庠生陵邑王君士元子經國一字庠生商河范君永胤子一字翰林檢討禹城劉君士驥子振玉先天一字武生商河周君之楫子其三尚

粹不肖孤等將以己酉九月十五日奉府君奠于邑城北隅之先塋謹具行實如右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祝陽劉公暨元配褚孺人行狀

祝阿劉太史公於余也僑札而朱陳相視莫逆傾蓋以歷下同為孝廉聯鑣以燕中同為賢良既而太史公春容鈴閣藜火蓮炬燦郁班行余逐逐牛馬走江州之淚不能掬向錦袍一滴矣然訛訊時及警咳亦時親大抵淺則頗商于文字深則間入于玄指皆公所嗜好以余窺公度粹而識密操繁而器竝正不可以談塵舌本竟者謂必為呂聖功韓稚圭之儔侶壬子冬踏雪訪之祝阿公方苦塊神形似瘁未及一稔公訃至矣嗚呼天奪良宰詎人失良友耶公之談塵舌本且不可得而公之長君次君以其行紀貽余又宛然警咳時也余溯之傾蓋迄于踏雪者強半備其行紀中長君次君代余口余又代長君次君口嗚呼影響羨墻哉公之先世本河間人明初有天澤者受廬于濟之禹城數傳生海海生峻為義官峻生貴公

之大父稱東岡公 勅封中舍進四品服淳德表里
閨貴生中立即公父稱禹坪公舉隆慶辛未進士歷
中舍給諫別績藩臬主陝西按察使以沒沒祀於鄉
贈通議大夫朝推野祝歸然鍾鼎按察公及魏淑人
徵異夢而生太史公太史公名士驥字允良別號祝
陽生有異質眉目秀瑩翩翩李長源之秋水七歲工
為偶句試如響而有奇八歲屬文灼灼多神藻映出
按察公時官京邸攜示同遊縉紳先生閱所結構嘆
為千里駿足無留行矣旋隨按察公於陝其業愈顯
下帷篝燈不間寒暑且賈其餘勇旁及古今載籍孤
白鷄跖綜稗良苦性命理濟自腹以之人謂公少成
者也壬午屬論秀之年學使者蹇公試士公以儒士
參試博士諸生中援筆就五義蹇公大嘉賞是終童
之後再妙山東者置第一籛于庠遂入闈主司復大
嘉賞將得雋而以是妙英棄繻稍需之以待其入竟
置名於乙然自學使試後一時膾炙齊州人人知祝
阿有劉子云旋隨按察於汴不以小蹶介意而業賈
餘以汴為陝所操觚為義較陝酌其醞酬倍雋永也

崑岡容公見其人課其文直以魁擢占之蓋公之遇
輒知已如此乙酉魁於鄉年甫弱冠其文傳寫紙貴
不逕而走四方四方謂燕金如許盡酬此駿不為侈
乃春官不售已屢上屢不售其學益邃居然知通統
類之儒戊戌之役文竒妙甚太史性字劉公絕賞之
已入彀以他阻公為書上劉公侑以句幾千餘言劉
公為加扼腕至甲辰而始脫囊出也太史長石曾公
絕賞之如劉公曾公夢李于鱗先生來謁寤而得公
卷符采合古意必名士啓其名而知為公隨睹曩所
為書與句恨相見晚余猶記放榜後曾太史遣使數
輩促公趾趾相屬紛香至不啻昔人倒屣為廷試名
第在後金庭朱相國理之於佚帙中三復其文且賞
且恨與龍江沈相國悵然失天子一佳門生也於
是中秘之譽已定未幾改庶常吉士館閣先達如抑
所唐公荆巖揚公毅菴黃公深加識拔試輒推轂而
公為文若詩精粟穠至完于水蠶之錦無尺寸絲理
愧儕偶心折之公願引退循墻不以其穎見人亦安
之不覺其窕越抑不覺其貶降相率而才公德公者

夥願耶即諸先達長者安之無異於儕偶矣解館時
東省二吉士一留一出直齋王公以館元例當留公
當出為省臺公之狎于鉛麈者孜孜如故或謂之公
曰士之服官衣裳幅也今日幅於相相之明日幅于
袂袂之余知幅耳衆以此益稱其度遂下未解館政
府諸公僉以東觀之選論才不論地竟授檢討一省
留兩中秘自公始不啻中朝之換宿者也公之青雲
知己自韋布以至紳冕一日執授館後適值 覃恩
授徵仕郎 誥贈按察公為通議大夫魏母為太淑
人華貴崇階一瞬而集公可云遭矣公以通德雅才
既在木天之署益留心古今經濟之務典章制度攷
鏡抉搜細大不捐務使羅心組手真可借山龍藻火
而其溫純剴至之文又蘄以先 朝家絲綸吐攄雲
日公之為品殆騶虞而驚鷺者乎已復自念詞林之
授破二百年株守之格驟得盛名無乃蘭膏自煎桂
實自蠹而太淑人又老而善病以綵服為初服云亭
之間良足枕籍乃謁告歸山中休暇不廢圖書杜門
精舍一吟一詠時時理玄脩資恬性二事之外視太

淑人修髓而已已太淑人逝哀毀過鷄骨柴立兩月
感禘孺人之先祖家秉瑣瑣兒輩呱呱用以拂心者
多遂病病至壬子九月不起嗚呼已矣公之著作之
業若崑圃璠璣與璽龔鎮潤而售於世者十可四五坊
表之誼若淨土蓮花都無垢浣而售於世者十可二
三擘畫之識若龍泉在室不妄裁削而售於世者十
一僅僅耳公事親至孝代按察公侍中舍公及中舍
公按察公繼逝孑然一身泣血徒跣力圖佳兆按察
公俎豆學官實借象賢侍養魏泚人尤徵孺慕與人
交推其至誠不設城府由家食及通籍凡同社同籍
同館若通家戚屬無不甘若蔗境醉若醇飲者而尤
謹于里中吊問必親遇少年必講教禮盾素自將出
其天性不嗜酒不延聲伎不蓄遊客入手一編出或
徒步或款段蹶躡桑梓見者不知其為登瀛抱槧之
貴取予廩廩一介魏淑人病家奴乘間鼠竊邑令捕
索金若干微可疑者悉還之曰以他人肉貼吾面不
安也出金者感入骨慎于口過若廣衆及偶居談人
註誤則默默不出有窮之者遜謝不知終不欲以忌

供祭乃其大者在不結納不居閒館選時人情塗涌
爭塗澤以自呈黠者至為飛語翻波務相齟齬剔剔
公湛然聽之居家有當道過邑者不先加禮不往謁
即加禮止一刺往報未有盃酒暱就或勉之曰渠匆
匆疆邑之役寧暇曲席三巡若邑有覆盆有向隅必
欲白之某某誤成大獄力救于主者始而疑及洞然
乃大敬服歲大侵民逋徵急公與鄉紳以狀言于上
官得緩且蠲復同鄉紳煮糜以食饑者多所全活觀
祭鳳皇張公誼之安得家食盡劉太史公也公為人
醇懿愷悌多類是而兩者又仁者之勇故為孝廉二
十載居官十載遠近知與不知多稱其德器掩棺之
日里巷黃白走泣如雨士紳聞其訃咨嗟感動而公
之生平槩可卜已至於天性嗜書百家無不啖啖而
玄門諸品則江瑤柱不以易此論今昔理窟事林霏
霏春條葱蒨而發明五千道德之言直以若木挹之
夫其一授官而即去儵然自遠野處不囂斯亦黃石
赤松之髣髴非徒托之方外流霞煮石者假令竟其
樹立豈必在鄴侯功名後耶為文密麗蕪採漢魏其

辛巳年歸太史公公讀炎寒攻苦孺人蓄泉篝火以
佐之機杼聲與吾伊聲應魏泚人性嚴庭內一如朝
宇孺人卮施悉謹無寸趾錯而又洽于諸妹曲盡其
款翁姑兩世熙然堂坳間內外鮮不賢孺人之克婦
乙酉太史公鄉薦值按察公宦遊孺人與太史侍大
父于家如父事者大父父繼沒一切舍殮厝祭孺人
實佐太史拮据烏太史公車又不遇發憤不窺園中
一切婚嫁具孺人庀度竣始請太史公主之勿以向
平瓊瓊源子雲窈窕也甲辰太史公成進士官詞林
孺人就京卽勤儉倍平時每當朝謁視夜夙興治茗
粥以待太史公行客至自中饋瞰庖滌具按客侍之
以供太史公歡太史公委蛇玉署闔外且暇不問閨
內矣丁未太史公以覃恩封孺人翟衣方熙怡而
太淑人病太史公請告䟽上不報孺人代太史公歸
事昕夕無怠不改卮施之始又諸子成室食指日煩
孺人高鑄緝理米鹽周至太泚人耄第頷之耳太泚
人既康太史公亦少內顧已而太史公歸太泚人病
急孺人呼天請代無何先太泚人以逝孺人之能婦

乃然後無纖愧也嗚呼孺人天性儉朴屏去華腴時
自浣滌尋常授衣均有手澤持所業絕繒以示子婦
不少棄撫諸子愛而勞有誓憂形于色滌除乃平馭
下嚴不假貸每食又必遍給而後嘗雅恤孤窮不難
分甘佐苦里嫗皆沾其惠歲時問遺孜孜若自忘為
檀施者自處冲抑貧窶得與抗禮暱近不知其貴人
晚年慈仁益甚蠕動稚卉不忍搃微加孺人嘗語
家人曰吾詎不知自華逸頤貴自后妃以至士大夫
配咸兢兢玄統絃紆大帶祭服濯袂經緯之不遑以
故未嘗一日忘婦功子孫賢者視余勤儉可也且婦
容婦言不善用之或啟非議手此婦功即婦德芥藻
矣壺中復有別德哉噫余不能深解書理所耳於父
若夫者如右孺人此言即為大家座右銘故佳無乃
其為婦大節耶宜乎二君憶不忘也太史公生於隆
慶丙寅四月六日沒於萬曆癸丑九月三日壽四十
有八孺人生於隆慶丙寅四月十八日沒於萬曆庚
戌八月二十日壽四十有五子五人長鳴玉郡庠生
入國學娶平原舉人張公尊周女次執玉邑庠生娶

平原庠生趙公時雍女三懷玉娶長清舉人張公其
孝女四振玉聘余女天娶陵邑陝西僉事楊公文忠
女五韞玉未聘女一人適同邑舉人楊公大烈子邑
庠生日暄孫男二人一肅聘同邑舉人印君周達女
執玉出一毅未聘懷玉出孫女二人尚穉長君次君
偕諸君將以太史公厝葬于佳兆手行紀以命余狀
余念生平不可辭以椎敬叙述之以待如椽之筆

